



花琼树

柳 炳 仁



湖南人民出版社



玉树琼花

柳 炳 仁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长 沙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反映铁道兵绚丽多彩生活的长篇小说。它反映了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部，挺进大兴安岭腹地，为开发边疆、保卫边疆，战胜难以想象的种种艰难险阻，筑成钢铁动脉的动人情景，塑造了战士、技术人员、兄弟民族的各种各样的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书中有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林海雪原的旖旎风光，有惊心动魄的熊虎斗，有情趣盎然的奇遇，有冰清玉洁的爱情和可歌可泣的悲欢离合。更为可贵的是，活动在书中的正面人物都有宽广的胸怀，高尚的情操，美丽的灵魂，不怕苦，不怕死，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优美生动，情节曲折多姿，读来不仅增长知识，陶冶情怀，而且妙趣横生，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玉 树 琼 花

柳 炳 仁

责任编辑：张永如

装帧设计：彭 一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1年6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2次印刷

字数：277,000 印张：13.5 印数：35,001—43,000

统一书号：10109·1391 定价：0.96 元

布谷鸟叫唤了一辈子“布谷”，
可它从来没把一粒谷种播进土地。春
蚕一生不声不响，却给人类献出了最
美的丝绸。

——民谚

目次

第一章	飞来的姑娘	1
第二章	狗熊摸哨	21
第三章	惊心动魄的熊虎斗	45
第四章	卧鱼滩奇遇	63
第五章	惨痛的牺牲	80
第六章	“她怎么来了?!”	98
第七章	“理论家”的笑话	118
第八章	魔爪伸来的同时	136
第九章	夫妻团聚夜	154
第十章	“两个活宝贝”	167
第十一章	岂有此理	183
第十二章	雪地喜相逢	199
第十三章	“你快点活过来吧!”	215
第十四章	“大炮”拼命了	225
第十五章	七嘴八舌	237
第十六章	王二愣失踪	255
第十七章	山鹰求爱	268

第 十 八 章	节日风光	288
第 十 九 章	聪明的傻瓜	305
第 二 十 章	一喜一忧	321
第二十一章	“山妈妈”的来历	335
第二十二章	痛苦的爆发	355
第二十三章	并非玩笑	378
第二十四章	军民斗熊	393
第二十五章	奇特的“月下老人”	404
第二十六章	一颗没射出的子弹	415

第一章 飞来的姑娘

1

苍苍茫茫的大兴安岭，被人们誉为“绿色的宝库”、“森林的海洋”。它，象大海一样辽阔，盛得下几个渤海；象大海一样富饶，蕴藏着无穷的宝藏；也象大海一样神秘和凶暴，不知吞噬过多少企图征服它的人们。

一九六四年盛夏，铁道兵某部奉命向着这浩瀚的林海腹地进军了。他们在这最后的一块处女林地里经历了严酷的考验，从事着艰苦的劳动，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创造着人间的奇迹……

担任先遣任务的是某团一连。他们坐了几天几夜火车之后，在一个铁路终点站改乘汽车。这个火车站很小，只有两股轨道。从远处的山头上看它，如同一艘停泊在碧绿色海洋中的军舰。还没有正式办理客货运输业务，显得特别冷落，听说大白天还有狗熊大摇大摆地来站台上“观光”呢。先遣队的汽车队出发之后，只有一辆压阵的汽车停在离站台不远的地方。一个佩戴

中士领章的战士低着头，不慌不忙地在站台上走来走去……他在检查同志们有没有遗落什么。

“嘟、嘟、嘟！”司机坐在驾驶室里，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又伸出头来向站台上瞥了一眼。只见那中士蹲在地上，用手板刮扫着撒落在地上的什么东西，根本就没有听到喇叭声似的。司机急了，又按几下喇叭，大声叫道：“袁班长！袁和伦！快上车走啊！”

那个叫袁和伦的头都没抬，还是不紧不慢地干他的。

司机叫张林兵，是个爆竹性子。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正过身子，耐着性子等着。过了好一会，还不见袁和伦来，他又猛按几下喇叭，用威胁的口气吼道：“听到没有？！我可要走了！”说着一踩油门，车子“啞隆啞隆”地发动了。

袁和伦拿着个纸包包朝汽车走来了。张林兵说：“看你那磨磨蹭蹭的劲儿，哪象个向林海进军的样子嘛！”

袁和伦举着纸包包，憨态可掬地对张林兵说：“盐呢！炊事班撒的。”

“好了，好了！快上车吧！”张林兵“嘭”地一声关上车门，还没等袁和伦爬到车上坐稳，车子就开动了。

汽车刚开出十几米，只见一列货车徐徐开进火车站。一个军人背着背包从车上跳下来，飞也似的追赶着汽车，边跑边使劲挥着手，大声叫唤着什么。袁和伦急忙伸出宽大厚实的巴掌，使劲在驾驶室顶上“嘭、嘭、嘭”拍了三下。

汽车“嘎”地一声停住了。张林兵伸出头来，火喷喷地问道：“又是什么毛病？！”

袁和伦手往来人一指：“你看嘛。”

张林兵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缩回头去等着。

等那军人跑近，袁和伦不禁一愣：原来是个素不相识的女少尉！她约摸二十二三岁，蓄着齐耳根的短发，跑得满脸红彤彤的。啊吡，怎么突然飞来这么个姑娘呀？她是干什么的呢？不容他多想，那女少尉已经气喘嘘嘘地来到面前，象见了老熟人一样，兴奋地咋呼开了：“真巧！巧极了！清早下了客车，我就爬上了货车；货车还没停稳，正巧追上了你们的汽车！嘿，只要慢一步就糟了！”说着就往车上递背包。

袁和伦是个见了姑娘就脸红的角色，面对这陌生的女少尉，不知所措，痴呆呆地站着，不敢接她的背包，好一会才问：“你是到哪里去的呀？”

“啊，我是从师部来的，和你们一道向林海进军。快帮我接着嘛！”她见袁和伦老不动，便使劲将背包往车上一扔，抓住车帮子就要往上爬。

“那不行！”袁和伦象吵架似的，红着个脸，粗声粗气说着，一把拦住她。他心想，向林海进军是闹着玩的么？连里几个体弱多病的同志都留在后方了，你一个姑娘能行？我把你带进去了，首长还不“熊”我呀？

那女少尉好不高兴，瞪着眼，迷惑不解地瞅着他。这时她才看清袁和伦的模样：剃了个和尚头，卧蚕眉下一对大眼睛，眼光诚挚而又有些不安；厚厚的嘴唇，端正的鼻梁，脸颊上撒着五六粒绿豆大的麻点。若不是穿着军装，谁都会以为他是刚从山沟里来的青年农民呢。她想，这个兵真有意思，这么呆板。她带点官腔问：“为啥不能上啊？”

袁和伦不知如何回答，马上躲开她的眼光，扭转头去，求救似的喊了一声：“小张！”

他们的谈话，张林兵全听到了。他说：“人家是上级机关来的，要上就上呗！你还罗嗦个啥呢？”

袁和伦还是门板似的堵在那里，对女少尉说：“那你坐驾驶室去吧！”

“我闻不得汽油味！”女少尉不由分说，双手往车帮子上—搭，“蹭”地一下，冲着袁和伦往车上一蹿。袁和伦吓得急忙往旁边闪开。他还想说什么，那性急的张林兵已经把汽车开动了。

汽车吃力地哼着，在密林间的公路上颠簸着，压得酱黑色的泥水溅得老高。车上堆满了单帐篷和其它物资，本来只留一个人坐的位置，这位女少尉一来，袁和伦只好在另一个角角里扒拉出个窝窝来，盘坐在那里。他这个和陌生的男人讲话都红脸的角色，今天和一个年轻女子坐在一辆车上，别说多么不自在了。他低头坐着，看都不看人家一眼。

女少尉一会儿不讲话，心里就憋得慌。她不计较袁和伦刚才的态度，主动热情地问：“同志，贵姓？”

袁和伦脸一红，说：“袁。”

“什么职务？是班长吧？”

袁和伦腼腆地淡淡一笑。

“啊，袁班长。我说袁班长，我这次真运气！听说你们要向林海进军，我高兴得几宿没睡好觉！心想，大兴安岭是祖国最大的林海，一定是个森林的王国，天然的动物园；那里既然冬天冷到零下五十多度，叫‘高寒禁区’，那一定有好厚好厚

的冰雪。冰雪是富有诗情画意的。嗒，多有意思的地方啦！我要是能参加先遣队，该多美多自豪啊！我下定了决心，就去找师首长，死乞白赖地磨呀，磨呀，最后我看‘蘑菇战术’不中用，就写了一份血书，表示一定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千难万险也决不退缩！首长见我坚决要求，这才批准了呢！……”她只顾滔滔不绝地说着，半天也不见对方搭腔。她一看，只见袁和伦脖子上吊个水壶，手里抓个大馒头，大口大口地啃着，使劲地嚼着。馒头屑子从嘴边滚落下来，全部落在衣襟上。他喝口水，把最后一小块馒头塞进嘴里，又小心翼翼地把衣襟上的馒头屑子归拢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然后头一仰，嘴一张，手一扬，把馒头屑子倒进嘴里，手掌还在嘴上拍了两下。他喝了一口水，咽下去了。

女少尉看他把这一切都做得那么认真，直觉得好笑，但又笑不出来。她又找他讲话，说：“袁班长，听说团里丁政委跟咱们一道进山，是吧？”

“嗯。”袁和伦很不自在地用鼻子答道。

“听说钟总工程师和政治处主任也来了，是吗？”

“嗯。”

“哎呀！太好了，这支先遣队真有气魄，对吧？”

“嗯。”

女少尉的情绪很激动，一肚子话好象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时刻，不用说面前还坐着个袁和伦，就是没有人，她也会对着大森林自语一番呢！那双水灵灵的眼睛望着公路两边茂密的树木，又“哇喇哇喇”地说个没完没了：“啊呀呀！这林海真美。远看葱葱茏茏，近看古树参天。嘿！从这向上看，天就象……

就象一条裁剪得很不规则的蓝色缎带子；向下看，林中的地气哟，好象刚揭开千万只蒸笼呢！咦，袁班长，你快看，阳光从枝叶间斜着投下来，林子里多象插了无数根圆溜溜的玻璃柱子呢！太有意思了。嗯，这绿色宝库，真是什么都是绿的，连风都是绿色的呀！哼，我敢说，随便指定一个山头，平一平，整一整，美化美化，那风景也赛过内地好多城市的公园。你信不信？哼，真的。这还只是眼睛看得着的呢！那看不见的宝贝还不知有多少。咱们这车轮子下头，说不定就是个大油田；对面那山沟沟，说不定就是个大金矿！你说对不对？袁班——”她！自己只顾说话，你看人家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头伏在上边睡着了呢！任凭汽车颠簸，他照样打着“呼噜”，一线清汪汪的口水从手肘子上流了下来，正滴落在解放鞋上。她头一偏，嘴一扁，心里说道：“哼！才没见过这种人，多么动人心弦的时刻，再累也不能睡得这样安稳呀，感情太不丰富了……谁要找个这样的男人，那才窝囊呢！”……她心里的话陡然停止，好象发现自己做了什么丑事似的，脸上飞过一阵红晕。她扫兴地闭住嘴，把眼光投进令人神往的森林。

汽车顺着前头车队碾出的深沟向前开，用不着问路，也用不着鸣笛。只是由于中途“抛锚”，推迟了两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车还没有停住，女少尉便兴高采烈地跳下车，两眼滴溜溜地打量着四周陌生的战友们。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一看突然冒出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还是个少尉军官，真好比看到一轮明月落地，感到格外稀奇，纷纷投来新奇的眼光。再泼辣的姑娘也经不起这么多异性的围观。她马上拘束起来，等袁和伦一下车，

便抓住他的胳膊，说：“袁班长，快带我去见丁政委吧！”

袁和伦的手象触了电似的一弹，脸红得象块鲜猪肝，怪不好意思地挣开她的手，向旁边躲闪着。

胖墩墩的司号员王二愣，腰间挂着一把金灿灿的军号，大模大样地走上前去，问袁和伦：“哎，袁班长，你是咋搞的，还带个女的来了？这个女的是干啥的？”

这一问，把袁和伦问窘了，脸红得变了形。这个老实巴焦的战士，嘴张了两下，没说出话来。

那女少尉却大声说：“喂！小同志，注意礼节礼貌啊！什么‘女的’、‘女的’？我也是先遣队员！”

王二愣年方十八，是有名的愣头青，只懂得那么多世事。他听了女少尉的批评，吐了一下舌头，做了个鬼脸，大声对通信员朱育文说：“伙计吔，好啊！这一来，俺们勤杂班又增加了一项‘光荣任务’了：到一个地方先得给人家挖茅坑、盖‘单身宿舍’！”说得大家忍不住笑了。

“呸！”女少尉泼辣地冲王二愣说，“说这话也不害臊！我缺胳膊少腿了，用得着你伺候？”

王二愣又讨个没趣，做个鬼脸，说：“哎哟！这女的还真厉害呀！”

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笑声。

政治处主任曲有章，一直站在一边的蒙古栎下，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位女少尉，心里说着：“啊呀呀！她长得这样漂亮，若不是穿着军装，人们准以为是哪里飞来的仙子呢！她是干什么的？莫不是文工团来体验生活的演员？……嗯，八成是这样！单凭

她这匀称而苗条的身材，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红扑扑的脸蛋，洁白而整齐的牙齿，不用化妆，就能上彩色故事片镜头！……”他见大家在嬉笑，马上风度翩翩地走上前去，大声而庄重地说：“同志们，笑啥呢？应当欢迎这位同志嘛。毛主席不是教导过我们吗：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

大家一听这话，没有一个敢笑了，气氛顿时严肃起来。

女少尉听到这话，心里真高兴。她想，这位首长的水平太高了，真说到我心底里去了。她仔细一打量，只见他年不满三十，身高足有一米八五，相貌堂堂，举止潇洒，少校领章，红光闪闪。她急忙上前敬了个举手礼，说：“少校同志，我一听就知道您准是丁政委！政委同志——”

“不！不——同志，我叫曲有章。丁政委在那边呢！”曲有章的手往十几米外的樟子松下一指。

女少尉顺手望去，一个四十多岁的少校正蹲在那里帮一个战士打背包。她溜小跑过去，说：“报告政委同志，技术员山鹰前来报到！”

“山鹰？……”丁苗把背包带扎好，站起和她握手。

“对，山鹰。‘山’是太行山的‘山’；‘鹰’……就是——”她仰起脸在林子里寻觅着什么。正巧有一只山鹰“呼”地从林间飞过，她手一指，说：“就是它——山鹰！我和它同名同姓！”山鹰不容丁苗插嘴，又是自我介绍，又是抒发感情：“政委，我太幸福了！刚调到这个师不久，就碰到向大兴安岭腹地进军。啊，我给您带来一件东西！”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丁苗。

信是师政委写的。丁苗看过，才知道山鹰是个烈士的遗孤，

是党和人民一手拉扯成人的。师政委写道：“要放手让她摔打，又要好好爱护这棵烈士的根芽。”丁苗瞅着信，好久没说话，刚刮过络腮胡子的脸本来是鸭蛋青，这时青得有点难看了。山鹰观颜察色，顿时忐忑不安。她马上来了个以攻为守，说：“政委，您是不会看不起女同志的，不会不同意我跟着进山去的，对吧？”

丁苗一听，马上意识到山鹰大概觉察出自己的为难情绪来了，急忙收起信，掩饰地笑了笑，对她说：“不，我不同意！要把你丢在这儿喂黑瞎子，哈哈……”

山鹰一听，激动得象个舞蹈演员似的轻盈地打了个旋转，冲着密林放声呼喊：“山妈妈！我来了——”

大家一看，十分惊讶：这是干啥呢？莫不是高兴得发疯了吧！……

山鹰象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问：“政委同志，钟总工程师在哪？”

丁苗还没开口，旁边传来一个响亮的男中音：“在这儿啦！”

山鹰循声望去，一个老头蹲在白桦树下，握着指北针在看一张地图。他就是总工程师钟国仁。他的个儿比丁苗还高出半个头，但比丁苗瘦得多，背稍有些驼，满头白发，蓬勃泛光。他脸色本来就很红润，刚才又和丁苗、曲有章一道在鄂伦春老猎人家喝了点酒，酒意把脸颊染得更红了。他鼻子有点勾，加上佩戴一副金丝眼镜，乍一看，颇象一位欧美朋友。“啊，这就是久闻大名的钟总工程师呀！”山鹰心里说着，顿时肃然起敬。她上前敬个礼，说：“钟总，您好！”

钟国仁站起来，推了推眼镜，将山鹰上下打量一番，热情

地握着她的手，说：“姑娘，您好！”

山鹰说：“钟总，我是前年才从铁路工程学校毕业的，您收下我这个小徒弟吧！”

钟国仁呵呵笑道：“姑娘，‘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撵旧人’哪。咱们互为师徒吧。”他又指着前边郁郁葱葱的森林说：“姑娘，有吃苦的准备没有啊？你看，那就是我们马上要走的‘路’呢！”

山鹰顺着钟国仁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古树稠密，灌木丛生，藤萝羈縻，哪里下得脚去哟！山鹰眉毛闪电般的跳了一下，但马上又说：“钟总，放心吧，我是作了准备才来的！”

钟国仁看看周围的干部战士，又用幽默而深沉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漂亮的姑娘，大声说：“好哇，哈哈，你这只小山鹰就展开翅膀，跟大伙往林海深处飞吧！”

丁苗看看手表，大声说：“同志们，准备出发！”

2

艰难的长途跋涉开始了。同志们挑的挑，背的背，扛的扛，什么枪枝弹药玻璃斧，油盐粮菜行军锅，还有铁锹锤钎单帐篷。总之，进山搞施工、过日子必不可少的一切，全靠这一百来双肩膀往山里运了。在指导员袁上伦的身上还多了一样东西——腰间挂着一副呱嗒板，走起路来，一步一“呱嗒”，怪有意思的。袁上伦和袁和伦是同胞兄弟，比袁和伦大四岁，但

比袁和伦活泼得多。他一开始便紧跟在向导坦里巴图老人身边，边走边和老人亲切攀谈着。老人骑的枣红马，毛色油光发亮，四周绿叶一衬，恰似神话中日行千里的火龙驹，在这密林中行走，如履平地。随身跟着的一只黄毛细身猎狗也十分逗人喜爱，它低着头，张着嘴，吐出长长的舌头，跟着坦里巴图，总是不离左右。它尖着耳朵，警惕地听着四面八方的动静；乌亮的鼻子，嗅着沿途各种气味。它走一段就在大树下撒一泡尿，据说这是在给自己立下“指路碑”，凭着这个，它走出千万里也可以照原路跑回家的。

能有一位鄂伦春老猎人当向导，这是丁苗今天最大的收获。上午车队刚到公路的尽头，丁苗就叫大家抓紧作好出发的准备，同时把曲有章和钟国仁带去作调查了。他们顺着一条印着大轱辘车印的大路朝前走去，头顶上两旁的树枝密合起来，阳光只在道上撒下一片片金黄色的斑点，使人感到特别幽静清凉。两边的密林里，除了鸟雀的啼唱，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

丁苗一边走，心里一边产生莫名其妙的紧张。他从来还没有和鄂伦春群众打过交道呢，该如何和他们交往，感到有些茫然。好在进军之前翻阅过一些资料，对大兴安岭和鄂伦春人民的情况有些书本知识。鄂伦春族，自古就居住在黑龙江上游两岸的高山密林里。“鄂伦春”就是“山上的人”的意思。还在遥远的古代，他们就和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一起，成了黑龙江和大兴安岭的主人。他们用自制的弓箭和猎刀捕犴，斗熊，猎貂，驯鹿，……他们还凭着这些简陋的武器，与入侵的沙皇匪徒进行了几百年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